

《唯識方隅》 第二十九講



羅時憲先生講授

「前五識(的)行相徧徧」，「徧」者即是窄，「行相」即是活動，活動的情形，「前五識」行相活動的情形是很窄的，即是活動範圍很窄的，窄成怎樣？「謂眼識唯了別色」(觸)，什麼？全部錯的！「了別色」，是嗎？哦！陰功了！他這裏替我漏了這麼多！「眼識唯了別色，(狹義之色)」，無錯，得了、得了。「唯了別色」，它這裏整錯了一個「觸」字！〔不〕了別其餘的那些「聲、香、味、觸等境」，一路「乃至身識」，只是了別「觸」，就不了別其餘的「色、聲等境」。

「意識」就不是了，它的活動的情況，它的「行相」很周遍，很普遍的，能夠了別一切事物的，連過去的、未來的東西，不論「色」與「非色」，它都可以了解的，這是第四點不同。第五點、「前五識唯現量」而已，沒有「比量」，沒有「非量」，它這裡沒有「非量」的，但是「意識」就「三量」都有，「三量」是指什麼？「現量」、「比量」、「非量」都有。

五(六)、「前五識有間斷。」「意識」都有，但是「意識」在人世中除了這幾種情形之外，它是不斷的：第一種、「入無想定」，「無想定」已經講過了，入「無想定」的時候「意識」停的，「無想定」者，我這裏解釋「無想定」了，「謂諸外道，以想為生死之因，」認為那個「想心所」是生死的根源，欲解脫生死便需滅了那個「想心所」，滅「想」。於是假「想」以滅「想」，即是以毒攻毒，在定裏面借「想」來滅「想」，怎樣？我要不想，「不想」就已經是一種「想」了，就是用「不想」來滅了其它的「想」，明白嗎？以毒攻毒的，假借「想」來滅其他那些「想」。

「即先作意」，首先就「想」，起念，「起出離生死之想，」在定中他說：「我要出離生死；」他說我要出離生死就是起了一個「想」了，起出離生死的「想」了，「觀此想」，我們再進一步觀察這種「想」，「如病、如癰、如箭，」無想，再觀一個「無想是寂靜微妙，」無想就是好了，於是在定中他就加行了，加功來行，加功來到修行，即是在定中即是修止觀裏面運用，「觀行」。

即是在定中說；我要不想東西，不想東西、不想東西、不想東西，這樣來到加行。厭患這個「想」，令到此「想」，這個心，這個心的想漸漸微細，不能夠完全斷的，由此就要厭患「想」的心，這種厭患「想」的這種厭惡的心就熏成種子了，就變成了「業種子」了，因此種子有「損伏心想」的，因此種子就損伏那些「心想(的)種子」，用這種種子，用厭心、「厭想」的種子來損害、阻壓那種「心想」的種子，聽不聽得明白？這樣，令到「前六識」，其實是令到「意識」裏面的「想心所」就不起了，「想心所」是「徧行心所」，「想心所」不起那個「意識」也就不起了，「意識」不起就「前五識」也不起了，「令(到)前六識不起」，你可以做得到的。

「此等心上(的)分位，」「分位」者這是指特殊的情況，這種心理上、精神上的特殊情況就叫做「無想定」，這個定義聽不聽得清楚？別人問你什麼是「無想定」？你就揭開這裏，稍為將它翻譯成白話，講給他聽就可以了，這樣，這些入「無想定」的時候，「前六識」全部停了，「意識」一停，「前六識」就停了，「意識」停了。第二、入「滅盡定」的時候，「意識」也停了，「滅盡定」我剛才講過了，不過現在再讀它一讀，「滅盡定」者：謂小乘之人由厭患我們麤動的心，「麤動(的)心」和「心所」，因為他厭患、即是討厭這麤動的「心」、「心所」，就「便起作意」，起

了這個念頭，就「止息此想」。

我不想、不想、不想，止息那個「想」，令到那個「心、心所漸細漸微」了，令到那個「心所」很微弱了，心漸微細的時候，就熏成了一種厭惡心的種子，那是一種「業種子」來的，「厭惡心(的)種子」熏了那「厭惡心」的種子，熏入「第八識」裏面，「此厭心的種子」的勢力就能夠「損伏前六識」的，同時能夠損伏那種「染污末那識」的，「即依此等心分位上，」於是我們就依據這種心理上的特殊情況(的上面)，就「立滅盡定之名。」改一個名說這種叫做「滅盡定」了。清不清楚？這是第二種情形，「意識」不起的。第三種情形，「無心睡眠(極重的睡眠，前六識通不現行，故名。)」你試過沒有，你們有無極重睡眠的？江漢林？晚晚都整天發夢嗎？是嗎？

聽眾：是。

羅公：不要發那麼多夢呀！臨睡不要想這麼多東西，睡得甜甜的那樣，不發夢的，睡一小時好過別人睡三小時。

聽眾：不到你控制的。

羅公：什麼？

聽眾：不到你控制的。

羅公：可以！我是能夠控制的。

聽眾：你能夠控制？我沒有法子。

羅公：你飲多一些湯水啦！是嗎？飲多一些湯水。臨睡最好是這樣，你買那些青皮烏豆，我就是這樣了，青皮烏豆，又買一些紅棗，買些靚的紅棗，用手抓一把青

皮烏豆，那些青皮烏豆平時就洗乾淨它，洗乾淨了就先炒好。

聽眾：要不要用油炒？

羅公：噯？什麼？什麼？她說什麼？

聽眾：她問要不要用油炒？

羅公：不用！用鑊烘干它，烘到它爆裂開，因為這樣就容易煲了，用玻璃樽入起它，

買一兩斤烏豆，到煲的時候就揸一把烏豆，再抓十來個紅棗，去掉那個核，放紅棗下去，煲紅棗烏豆茶，三碗水煲剩大半碗，比「阿華田」更好飲，這是中國的古方，宋朝人的方，叫做「紅黑二仙湯」，一個紅面神仙，一個黑面神仙，叫做「紅黑二仙湯」。

聽眾：名稱很好聽。

羅公：噯？

聽眾：名稱很好聽。

羅公：是不錯的，叫「紅黑二仙湯」，就寧神又有營養，黑豆很好營養，是嗎？紅棗，紅棗的糖是葡萄糖來的，又不會惹痰，

聽眾：吃多久？

羅公：什麼？

聽眾：吃多久？

羅公：沒有什麼所謂，你晚晚煲來飲都得，吃不壞你的，只有好，喝了它之後睡得很好，想睡得好，這個是一個辦法，這是一個最正當的辦法，有些人就是這樣，臨睡之前喝一些好的白蘭地酒，臨睡前飲，飲少一點靚的白蘭地酒又可以，又可以這樣，紅棗、黑豆浸白蘭地，浸其一年半載，或者浸三個月，找靚的白蘭地，即是x.o 哪些，不要飲那些普通的，飲了下去燃燒你的胃，這樣，最差都

要買藍帶馬爹利，我就只是用藍帶的而已，我沒有資格飲 XO 這麼貴，這樣臨睡前喝一小杯，喝一點兒來睡，差不多一湯羹來睡覺，包你一定睡得好，有些人就要這樣，些人就就是這樣煲「紅黑二仙湯」，最好是紅黑二仙湯，營養又好，臨睡前飲了它。

聽眾：太麻煩。

羅公：嘎？

聽眾：很麻煩。

聽眾：煲多一些就可以了，裝好它放在雪櫃就行了。

羅公：嘿！現在有什麼麻煩呢？你買幾斤回來一下子就煲了它，用瓶子裝好把它放在冰箱裏了嘛！

聽眾：保鮮。

羅公：嘎？放在冰箱裏，每天要喝的時候拿上來在微波爐上一按，按下去兩分鐘拿出來就可以飲了！現在科學這麼進步，難道你還要劈柴來煲滾水嗎？現在不用了！我們細路哥(童年時)的時候要破柴的！

聽眾：你有沒有破過？

羅公：嘎？你以前打工的是怎樣？是要替人家破柴的，

聽眾：破過的，破很多呀！燒柴、燒炭。

羅公：嘎？是呀，破柴煲的時候就吹火筒，拿起個竹筒來吹！

聽眾：做過的，現在沒有了。燒柴。

羅公：舊時我們去城隍廟，看那些什麼？看那些地獄，城隍廟整了那些地獄圖在那裏，刻在那裏的壁畫，有些什麼？有些人是將人掉落油鑊，那個叫做阿六吹火筒！是嗎？那個油鑊上面，那裏用油來炸那些人。有一個人在那裏吹火筒，吹

火筒那個人叫做阿六，「阿六吹火筒」，

聽眾：什麼叫做阿六？

羅公：我都不知何解？叫做「阿六吹火筒」。那些人講不好的東西總是歡喜用「阿六」來搞的。「阿六」、在地獄裏面吹火筒的那個人就是叫做「阿六」。還有「徐六擔板」，那些人見到人這麼糊塗的那個叫做「阿六擔板」。何解？阿七都可以噃！可以的何解？叫「阿六擔板」是怎樣？「擔板」即是只看到一面就看不到第二面，就叫做「阿六擔板」。就是以前街巷窄的，你拿塊板來擔著，只看到這一面就看不到另外一面，就整日會撞到別人身上，就會「撞板」，所以叫做「阿六擔板」，那個阿六是姓徐的，「徐六擔板」。不知何解？我見過有些人寫文章，「徐六擔板，寧付何人」呢？他們是沒有看過的，城隍廟，城隍廟就是把那些道教的《玉歷》，《玉歷至寶(鈔)》就把它全部畫在牆上，還有畫上那些什麼？整兩個像，神高神大的兩個像，叫做「差官」，差人的樣子，那些人有官司打的，就走去拜差官，拜差官就拿些鴉片煙膏，就爬上去，敷落那個差官像的口那裏，所以將那個差官的口就敷滿了鴉片煙膏。

聽眾：那些鴉片煙佬豈不是走去刮？

羅公：到了夜晚，那些道友沒有鴉片煙食，他就走去刮來吃。

聽眾：羅公，現在還有城隍廟嗎？

羅公：現在沒有了！孫科做市政廳長的時候拆城隍廟嘛！拆城隍廟來籌軍餉，孫中山，孫中山死了，國民政府北伐嘛！這個孫科做市政廳長，就要怎樣？要籌錢，籌錢就要怎樣？那些和尚寺就全部被他抄走了，寺產被拿走了，五大叢林都被他拆了，拆剩下一間，都拆一半了，五大叢林每間拆一半，廣州市有五間大叢林，一間就叫做大佛寺，那個大佛像很高的，在惠福東路，拆了大佛寺，

只剩下大雄寶殿和大雄後寶殿後面的一個偏殿，其餘的市政府全部取了拿來給別人起屋，起惠福什麼街，惠福東路的什麼街，四條街！拆了一間大佛寺，孫科都做得好事多的！

他做下的這些事情，拆了大佛寺，光孝寺又要拆，好彩就有一班人，法律界的，就說不如給我們做學校好了，這樣市政府就將光孝寺給了他們，拆了一些，拆了前面一些，就將光孝寺的大部分給了那間學校，給他們辦學校，叫做什麼？叫做警監學校，專門培養那些警察和監獄人才的，即培養那些警官和監獄官的人才的，叫做警監學校，後來警監學校辦得一年就倒閉了，倒閉後，另外那班律師與那些退休法官在那裏辦一間叫做法官學校，我在那裏考過試的，考到但是我不去讀，如果讀出來是做法官的。後來就改了做國立廣東法科學院，就是這樣了，那間光孝寺是六祖在這裏剃頭的，光孝寺拆了一些，全靠那班法律人說我們取了它要來做事，才把這間光孝寺保存下來到現在。

第三個大叢林是河南的那間海棠寺，整間拿去了，剩下了的一點點，也是剩下了什麼？只剩下了四大天王，讓人家遊覽，還有那個大雄寶殿。其餘就變成了海棠公園，孫科這個人真是壞，這是第三間；第四要做華林寺，廣州市有五百羅漢在這裏的，五百羅漢不知多莊嚴但他要把它拆掉，拆剩下一個五百羅漢堂與一個阿彌陀佛殿，其餘的他用來開了兩條街，這樣就是華南寺、光孝寺、大佛寺，一間就是早就被拆掉了，叫做長壽寺，那時是清朝末年，就是岑春煊(1861 - 1933)做兩廣總督(1903 - 1905)的時候，它就是咎由自取的，那些和尚寺入面就窩藏女人，被政府突擊檢查，檢查出裏面和尚寺裏藏有女人在裏面，那些女人被他們關了在裏面，那些女人走去拜神，所以你們這些女人走去拜神，去廟入面認真要小心，不要一個人去，有些這

樣的壞人，長壽寺那些和尚就是將那些拜佛的女人就關了在裏面，好在就是怎樣？

人家那些丈夫、人家那些母親會報的，為何去拜神不見了人回來？一單(次)試過，第二單(次)又是這樣，於是政府就懷疑的那些和尚有問題了，這件事不知怎樣就被那個總督知道了，那些縣長就不敢理，你知道那些和尚很大把寶的，那些僧官，做方丈的那些，認識很多那些有力人士的，縣長也不敢碰他。這件事情一傳，傳到被總督知道了，岑春煊做總督，他當然是〔要管〕，身為總督他當然是可以炮製他們了，於是由總督派一個巡捕，突擊檢查，檢查到女人在裏面，將女人救出來，於是即刻下令，所有和尚要離開，叫人將長壽寺寺團團圍住，放火把它燒了，放火燒，燒寺門。

全部圈起掘爛了它之後，燒了中間那些，全間都不要，一塊瓦都不留，就將它開了幾條街，長壽里了，長壽東、長壽西，你說有多少！還有一間戲院叫做樂善戲院，那個什麼？黃飛鴻的徒弟豬肉榮，在樂善戲院看完戲出來就打架，就是那間樂善戲院，我細路哥(童年)的時候常常去樂善戲院看戲的，樂善戲院前面還整了一個大水塔，最初有自來水就是〔因為〕整了一個大水塔在那裏，這樣那間長壽寺就拆掉了，被總督下令要燒毀的。

岑春煊拆一間，孫科就整掉了四間，孫科在整一半還是有一些理性，岑春煊就直情是連大雄寶殿都放把火燒了它，所以那些人說岑春煊晚年不是很好，窮愁潦倒，本來他做過武英殿大學士，即是首相級的官的，但他死的時候窮到想吃抄參都沒有錢買，以前身為總督，臨死那個中醫生讓他要吃抄參，食人蔘，沒有錢買人蔘。

好了，講回來，講起「紅黑二仙湯」就講了這麼多。現在的人總說臨睡飲一杯阿

華田，阿華田就容易冲，不過就沒有什麼好處的，「紅黑二仙湯」最好，好潤的，你們不妨試下。

聽眾：日頭(白天)吃可以嗎？只是晚上才吃嗎？日頭吃可以嗎？

羅公：噯？日頭飲都可以的。

聽眾：飲料之後會不會合眼瞓？

羅公：不會，不會，還精神好，它飲了好睡，它不是催眠，飲它令你〔寧神〕，何解會這樣呢？中醫用五行來解釋，何解說一個人不能睡呢？因為心腎不交，所以就做夢，不能睡和發夢就是因為心腎不交，心脈與腎脈不交，心是屬火，腎就屬水。

聽眾：水火不容。

羅公：水是水，火是火，火、水未濟，所以就發夢了，如果心與腎相交，就叫做水火既濟，就會甜睡了，現在那些學一些科學的人就說中國以前用「五行」來說是荒謬，其實又不能說完全荒謬的，你不要當五行的金就真是那塊金，木就真是那條木，不是這樣解的，你當它是一個符號，這個 xyz 的那些符號，數學上的符號而已，是嗎？你當它是符號是無所謂的，不過現在那些人學一些科學，一知半解，他就反為這樣而已，那些有學問的，湯恩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那些就不同這樣看，認為中國醫生，中國中醫用陰陽五行來代表，陰與陽是兩個大符號，代表宇宙間的兩種性質，「五行」就是將陰陽裏面的兩種性質再微細分，分出五個符號來代表五種性質，並不是荒謬。湯恩比，人家讀書讀得透，就不會亂講話。

聽眾：羅公，我想請問你第三那裏，「意識」能遍「緣」過去、現在、未來三世

「境」，它如何「緣」那個未來的「境」呢？

羅公：「緣」即是了解。

聽眾：是、是，它「徧緣」現在，它如何「緣」它的未來？是不是即是想像？

羅公：預想未來，即是你說我明天要與我的兒子一齊去上學，這樣你就是預想未來了。是嗎？

聽眾：第二世推想？

羅公：預想，預測未來，意識回憶過去與把握現在。

「第四種、無心悶絕，」「悶絕」即是現在暈倒了，不醒人事叫做「悶絕」，「悶絕」有兩種，一種叫做「有心悶絕」，好像睡眠一樣，睡眠有一種叫做「有心睡眠」，一種叫做「無心睡眠」，甜睡的，連夢都沒有得發，就叫做「無心睡眠」，「有心睡眠」是整天發夢的，那些叫做「有心睡眠」，雖然身體休息，但是腦神經仍然活動，有夢，那個「第六意識」是不斷活動的，「無心悶絕」，打暈你，有些人真是暈了就什麼都不知的，譬如那些人醫生說要你鋸了那隻腳，麻醉你之後，你什麼都不知道的，但是有些是不是的，有些是知道的，麻醉了，醫生給他施手術他是知道的，不過不痛。

有一個整天聽我講課的人，叫做姚繼華，整天打坐的，他 80 多歲了，有一天不知怎樣滑一滑，一撞，撞了那個腦，撞過去枱角那裏，撞了腦之後就不舒服了，一定是的，撞過去枱角那裏，去找醫生，說他積瘀血，那個腦血管積了瘀血，積了瘀血之後，就要找個腦科醫生看，腦科醫生說要替他施手術，要開他的腦做來清除他的積瘀血，這樣就施手術了，替他麻醉，他說他在那裡很清楚，只是不覺痛而已，那個外科醫生替他如何開腦，他感覺還是感覺得到的，但是只是不痛。

這是「悶絕」之中的「有心悶絕」，有些人受不起「無心悶絕」的，有些人進入「無心悶絕」是回不了頭的，「無心悶絕」即是極重的「悶絕」，「前六識亦不現行了，故名。」「四種情形之外，〔意識〕常起現行的，」若果在佛家就加多一種，就五種情形，「於此四種情形外，再加(一種叫做)無想報」一種。即是你平日修定能夠修到「無想定」的時候，你死了以後，或者你臨死的時候，你的心沒有胡思亂想而死的，你一死了就生在「無想天」，這個「無想天」就說你的壽命有五百劫，那個「無想天」的果報叫做「無想報」。

所以佛家叫別人怎樣？你不要修「無想定」，修「無想定」的時候，你臨死的時候，如果你臨死的時候是好好地那樣死的話，入了「無想定」你就五百劫，生「無想天」五百劫，出定的時候才死，到你出定的時候地球都已經爛了五百次了，五百劫嘛！所以就叫做什麼？佛家說這種是災難來的，「三塗八難」，八難之一，生「無想天」是八難之一，還有一種〔也是〕八難之一，你不要以為聰明，那些聰明仔也是八難之一來的，「世智辯聰」，世間的智慧叻(聰明)到極的，口辯的辯才滔滔不絕的，很了不起的，什麼都死都能講到生的那一種人，那種人佛教說這些人是災難來的，這種人他是不能夠接受真理的，「世智辯聰」。

何解我這裡除了〔這部分〕不能夠講？因為當時這本書用的時候是給那些大學生看的，你一有個「無想報」在這裏，他又問你，是不是死了要生去「無想天」又怎樣？什麼的，我即剔除了它，免問那樣解。

好了，這樣「意識」在這五個情形之下，四種或五種情形之下就斷的，其餘就是

不斷的，這個就是唯識宗裏面叫做什麼？叫做「五位無心」，五種情況之下是沒有第六、無「前六識」的，叫做「五位無心」。

好了，那個「意識」依它的分位不同，分位即是 occasion，它的 occasion 不同，就可以分為兩種，「意識」我們分為兩種，一種叫做「五俱意識」，亦叫做「明了意識」，即是怎樣？與「前五識」一齊起的，「五俱意識」，「俱」就是同時，與「前五識」中任何一個「識」同時一齊起的，特別明瞭的，即是什麼？「謂前五識起時，定有意識與之俱起，」例如「眼識」起的時候必定有個「意識」同時生起，乃至「身識」起的時候「亦必有意識俱起，」此種「與前五識俱起的意識，名(叫做)五俱意識」，這個是特殊的名詞了，是嗎？「五俱意識」。你試一下，胡麗麗，你把你所看的東西，那些特殊的名稱，平時所不用的就劃起它，計一計這條數有多少，看看讀完這本《唯識方隅》之後，要懂得幾多個專門名詞。你試一試，這樣好的，有個統計。

聽眾：真的計不出。

羅公：嘎？

聽眾：真的計不出。

羅公：計到的，你肯一路看的時候一路劃劃，是嗎？日本人就有這些心機，中國人就沒有，日本人有一個人專門讀中國的杜甫的詩的時候，他說杜甫一世人做詩總共做了幾多句他都知道，我們中國沒有人知道的，他有些這樣的東西。還有日本有一個中醫生，他說中國以前的那些，現在那些人治咳嗽一定有那幾味藥的。

一定有那味藥？薑，一定有的。中國人以前的正式醫生治咳一定有薑的，不是乾薑就是生薑的了。我看過一本醫書它是這樣講，日本人就是有這些細心。「五俱意識」，第二種叫做「不俱意識」，即是不與「前五識」俱起的，而單獨發生的「意識」，叫做「不俱意識」。有些說，有些說即是「獨頭意識」，但是嚴格來說是不是的，你過一會看看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詳細分類了，我們先講「五俱意識」，「五俱意識」有三種功用：第一種，就能夠助「前五識」令它起，如果沒有「第六意識」起，「前五識」是不能起的，它幫助「前五識」，令「前五識」中任何一個「識」起，「前五識」的分別力很微弱，要由「意識」引導方能起「了境」的作用，了別那些「境」界的作用才能起，「若無意識與俱」，即沒有「意識」與它一齊起，「五識定不能生。」譬如，舉一個譬喻，譬如導師的弟子，譬如老師指導，譬如師導弟子叫他了解義理，「解義雖然由弟子，而必籍老師之引導。」「前五識」雖然能夠了解事物，但是亦一定要有「意識」引導它，這是第一種作用。「五俱意識」的第一種作用。

第二「於所緣色等五境，」「前五識」是緣「色」、「聲」、「香」、「味」、「觸」五境，「於所緣(的)色等五境，能(夠)明了深取其相，」令到它深刻的了解，深刻的了解那個境的相狀，「五識與意識俱則能生起，」「意識與五識俱亦更明了。」這是第二種作用，「二者相依，分明證境也。」「現量證境」的時候就是兩者相依，各起「現量」。

第三種作用、「能引後念尋求意識」。那個「五俱意識」，譬如這樣，我一會行出去，本來心是不想事的，霎時見到一個人，一眼見到他的時候，那個時候「眼識」

與「意識」一齊起，一霎時就見到他，那個時候的「眼識」就是什麼？「現量」的，是嗎？那個「意識」也是「現量」的，第一個剎那；但第二個剎那「眼識」可能停了，亦可能繼續，都是「現量」的，因為「眼識」一定是「現量」的，「意識」就不一定了，第二個剎那它就尋求了，這個人是誰呢？這是什麼來的呢？

尋求了，這是「尋求意識」。這個「尋求意識」是由第一剎那的「五俱意識」引起它的，「五俱意識」能夠引後一個剎那，「後念」即是後一個剎那的「尋求意識」，「即五識中的尋求心意識」，這個「尋求心」即是五心中的「尋求心」，什麼叫做五心？將來你就懂了。

這樣引起這個「尋求意識」，於是就起思慮了，如果沒有「五俱意識」，即後念的「意識」，應不能追尋前一念的「五識」所了解的境來尋求，「以五識與意識的體各別故」，一定要有「意識」的相伴，「如眼俱意識與眼識同緣青(色的)境」的時候，都是「現量」的，「唯是現量」的，這個「五同緣意識」一定是「現量」的，「但眼俱意識起的時候即有功用，」「功用」是什麼？能夠引起「後念的五後意識」，即是「五後」的「尋求意識」等，令它起。

什麼叫「五後意識」呢？又是一個新名詞了，看看後面就知道了，「五後意識」起的時候，即於前念所證的青色的「境」，「而起追憶及尋求，謂此事何色耶？」這是什麼色呢？是青色抑或者赤色呢？抑或白色呢？或者此是衣服的青抑或係花的青？都是在尋求，如是等起尋求，「五後意識」是這樣起尋求。

「五俱意識」，所以講到「五俱意識」是很重要的，「五俱意識」可以細分為兩

種，留意了！又是新名詞了，「五同緣意識」及「不同緣意識」兩種，怎樣叫做「五同緣意識」？與「前五識」同一個 object 的，「五同緣」、「同緣」一個 object 的，叫做「五同緣意識」，這樣這個就變成是「現量」了，因為「前五識」是「現量」的，它都是「現量」的，「不同緣意識」就不同了，「五識」就看見青，「眼識」看見青就是「現量」了，那個「意識」就想這是什麼青呢？是花青抑或是衣服的青呢？變成它就想事了，那個就是「不同緣的意識」了，是嗎？明不明白？原來兩個「識」一齊起，兩個「識」各走各路的，想想，明不明白？「與五識同緣一境者名叫做五同緣意識」，「若不與五識同緣一境而別緣異境的，」第二種境的，就名叫做「不同緣意識」。

這即是說，第二個剎那起了以後，那個「意識」有些是與「前五識」一齊起的，有些就不同，不是！有些雖然是一齊起，但有些是同「緣」一「境」的，有些是各走各路的，明不明白？可以的，你一路與人家聊天的時候，一路心在想別的東西都可以的，是嗎？「眼識」只是「眼識」一條路，心是心另一條路，是嗎？明白不明白？難不難明白？

聽眾：難。

羅公：難不難明白？

聽眾：明白一點。

羅公：明白一點？你回去要看書，看看就明白了。這是很微細。這些真的是要晚上沒有人嘈吵你，最好就點一支香在那裏，熏一下。添香夜讀，這樣才清楚的。你不要說有什麼用？你不要以為沒有用，用起來的時候就很有用了，人家清楚到極的，你個「意識」是怎樣活動的都很清楚，那裡〔須要〕的？你現在走去學

心理學，你看看現在學心理學的那些人都不知怎樣的？現在那些學心理學的，好像那個什麼恆道那樣，她是心理學畢業的，在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對心理〔學〕烏 sir sir(糊里糊塗)，是的，讀一讀心理的書是很有興趣的。

聽眾：現在她又還俗了。

羅公：嘎？

聽眾：現在她又說還俗了。

羅公：還俗了！這些正衰人！

聽眾：搞搞震。

羅公：現在怎樣？

聽眾：在大會堂。

羅公：搞什麼搞人間淨土是嗎？

聽眾：她說我要經過很多考慮了，我還是還俗好了，不過我也不是脫離佛教的。她這樣說。

羅公：她不還俗就沒有領袖給她做，她要做領袖，還俗她就找了一班嘍囉在這裏捧她。

聽眾：有人捧她？

羅公：有！有人捧她。你臉皮夠厚都有很多人捧你的。

聽眾：她說修行了這麼久都修行不到。

羅公：嘎？

聽眾：她說不應該這樣修行。

羅公：她那裡識佛法的？不識的，心理學亦不識，佛學亦不識，什麼都不懂！

聽眾：她很犀利的，她的嘴巴很厲害。

羅公：她說什麼？她嘴巴？嘴巴是騙得人的，騙那些老襯而已！那些有頭腦的人是騙不到的，騙不到的。

聽眾：那些人野心大。

羅公：唔？

聽眾：那些人野心大。

羅公：野心大，這個人根本是一個搞搞震的人來的，她以前在電台裏面是搞搞震的而已。

聽眾：廖鳳鳴是嗎？

羅公：是，就是廖鳳鳴。人就說男人搞女人，她就女人搞男人。

聽眾：恆道開告別會，說自己還俗了，幾百人，很多人聽，全部滿了人。真是慘！

聽眾：她還俗都這麼響台！

聽眾：真是慘。

聽眾：她還俗都這麼響台的？！

聽眾：是呀！

聽眾：我又不在那裏。

聽眾：都有一套手段的。都得耍兩下手段。

聽眾：夠勇氣。

聽眾：還俗的時候都這樣響台。

羅公：還俗，連還俗的樣子都要在電視上播出來，很光榮嗎？你那些坐監的人何解不出監的時候去播？又有一些人如此欣賞她！

聽眾：當作看戲。

羅公：嘎？

聽眾：當看戲。

羅公：當看戲，是呀！都還是李嘉誠精明，她去拜訪李嘉誠，以為李嘉誠這樣有錢，起碼都給她一二百萬，誰知李嘉誠好像答應了二十萬，還未給，答應而已，她前兩個禮拜寄了，因為我是她的會的顧問，她(何美琪)就寄了一份收支表給我看，都不見有二十萬在那裏，李嘉誠那二十萬還未有。只是向人募捐得十三萬而已。

聽眾：港幣？

羅公：嘎？

聽眾：港幣？

羅公：港幣呀！十三萬又已經花去了五萬多，還剩下六萬元左右。不知怎樣搞？我不是講恆道，講何美琪。

聽眾：搭錯線了！

羅公：嘎？我搞錯！恆道就問李嘉誠，李嘉誠答應 20 萬，她嫌少，嫌少，她的目的是想大筆取人家的。誰知，你以為那些有錢人，有錢人之所以成為有錢人，對於錢是很精明的，怎會亂給？亂指？如果可以被人亂指的人早就窮了！還會有錢嗎？她都不清楚的。

好了，我們看這裏，明不明白？這裏明不明白？一種叫做「五俱意識」，一種叫做「不俱意識」，是嗎？這樣什麼叫做「不俱意識」呢？即是各走各路，即是不是與「五識」一齊起的，發夢就「不俱」了，是嗎？「不俱意識」又再分為兩種，一種叫做「五後意識」；一種叫做「獨頭意識」，「五後意識」叫做什麼？與「前五識」有

關聯的，在「前五識」起了以後，與它有關聯的。

譬如「前五識」一看，看到青色，跟著它會〔分別〕這是什麼青呢？這個就是與「前五識」第一個剎那有關聯的，這些叫做「五後意識」，第二種叫做「獨頭意識」，「獨頭意識」是什麼？是發夢等等，或者什麼？計數，細佬哥計數學，那些就是「獨頭意識」了。你得閒在那裏叨著香煙在那裡思考，那些就叫做「獨頭意識」。

「獨頭意識」兩種。「若雖不與前五識俱起，然非截然與前五識相離」的，「而是在前五識緣境之後相續地現行」的，就叫做「五後意識」，如果「不與前五識俱起而孤獨現起」的，「名(叫做)獨頭意識」，這樣就兩種了，是嗎？這樣先看看這個表，看到這裏，「第六意識」分做「五俱意識」、「不俱意識」，「五俱意識」又分作「五同緣意識」與「不同緣意識」，「不俱意識」又分兩種，一種叫做「五後意識」，一種叫做「獨頭意識」，下面先不理它。

我們看回本文：「獨頭意識中，又細分三種，」一種，「凡單獨生起，追憶往事」的，回憶舊時的事的，或者預想未來，預想將來的事的，或者比較推度種種事情，或者比較推度種種道理的，那些叫做什麼？叫做「獨散意識」，何解叫做「獨散意識」呢？你看我的註：「獨者，簡別五俱」，單獨的，「簡別」即是不同於，不同於「五俱」，簡別即是英文的 **keep from** 別開，別於「五俱意識」，「散」字就表示不是定中的，散心的那種，即是「散心獨頭意識」，是嗎？叫做「獨散意識」，一種了；在夢中現起的，就名叫做「夢中意識」，其實「夢中意識」都是「獨散意識」來的，你看看我括弧那裏，因為它夢中的情況很濛昧，與醒的時候不同，所以另外立

一個名給它。

還有，在「色界」或者「無色界」裏面，「色界」包括什麼？我們入定的時候初禪以上，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我們入了這種定就已經差不多心入了「色界」了，在「色界」和「無色界」所有的定裏面，那時「前五識」是不起的，「前五識」不起，只有什麼？只有那些「緣」當前的現境的「意識」而已，那時的「意識」就叫做「定中意識」，就沒有「前五識」俱起的。

不過就是怎樣？我括弧裏面說，「已得自在者」，即是那些什麼？七、八地以上的菩薩，他在定中，他的「定中起意識」，在「定中意識」裏，他起「五識」都可以的。

但是我現在講，我就不講那些了，那些太深了，我亦不懂，我亦沒有經驗，所以我也沒得講，所以就得到一個表了，我們看：「獨頭意識」分三種，一種叫做「獨散意識」；一種「夢中意識」；一種「定中意識」。這樣「意識」就是這麼複雜了。

「意識」的「量」了，「現量」、「比量」，我們現在研究「量」了，「五俱意識」中，那種「五同緣意識」於「三量」中一定是「現量」，何解呢？因為它「緣」的是現在的「境」，是現前的「境」；是顯現的「境」來的，還有，那些「不同緣」的「意識」，「不同緣」的「意識」雖然是與「五識」同時一齊起，卻是別變影像，另外變起它自己的影像，而起籌度，而去想，「故非現量」，不是「現量」又如何？

一就是「比量」或是「非量」，無錯誤的推論、推理，就是「比量」；有錯誤的就是「非量」，例「如眼睛現見青色，而緣青之自相」的時候，「同時並起的意識，

卻緣青的共相」，則此意中，「則此意識的量是比量」，「如眼識現見青色而緣青的自相時，同時並起的意識卻誤以為是蛇」來的，以為是蛇，「而緣蛇的共相，則為非量」，另外一種叫做「不俱意識」了，「不俱意識中，五後意識必非現量」，五後的、都不是現前的，「必非現量」，「以不緣現在、現前、顯現(的)境故」，通乎「比量及非量」，「如眼識先見彼處有煙，意識後來斷彼處有火」，這些就是「比量」了，「如眼識先見到彼處有煙」，「意識」後來就判斷彼處有鬼有神，這些就是「非量」了。

「獨散意識及夢中意識亦定非現量」，一定不會是「現量」，通乎「比量與非量」。定中，請留意這一點：「定中意識必定是現量，以定心澈澈，行相深細，能緣冥會所緣」，渾然一體，「不需籌度故」。所以「定中意識」，在印度教就叫做「瑜伽意識」，一定是「現量」的。

我們看看這個表，你們看看這個表，複述前面的那段話而已，是嗎？明不明白？明白嗎？枯燥一些，是嗎？不枯燥嗎？你一清楚了這些，這一套是佛家的心理學來的，很清楚的，所以學唯識就不會搞出牛鬼蛇神的那一套，這些是「非量」來的！今天就講這麼多好了，這些東西太多你就很麻煩，尤其你如果今天晚上回去不看，包你以後都矇查查的(不清楚)，一定的。那天已經開首講「前六識」了，是嗎？「前六識」的，丁一，「前六識」是有間斷的，講過啦，丁二、「前六識」有多少種類。「前六識」裏種類的不同與差別已經講過了。

現在要講丁三、就是講「前六識之性類」，很簡單的，「性類」即是「善性」、「惡性」、「無記性」，「前六識之性類」你看看，「前六識」你看看，「皆通

善、不善、無記三性」的，你們讀《八識規矩頌》「性境現量通三性」，即是「三性」都有，下面說明：「與善心所相應就屬善性，」謝謝！如果那個「識」有一個「善心所」與它一齊起的，那個「識」就是「善性」了；如果與一種「無慚無愧」這兩種煩惱一齊起的，這個「識」就是「惡性」的；這個「識」的「善性」或「惡性」完全被「心所」來到支配了它的，屬「不善性」，這個不善，記住啦！

我們在邏輯上的那些名詞，有兩種名詞的，名詞的種類，名詞就即是名相了，是嗎？名詞有兩種類，一類就叫做積極名詞，即是 **positive** 積極，一類就叫做消極名詞，即是含有 **negative** 性質的，譬如平時我們用的積極、消極就是 **positive** 或者 **negative**，那麼哪些叫做積極名詞，哪些叫做消極名詞呢？

凡是這個名詞所表達的東西，是有那件東西在這裏的，表示它有那件東西在這裏的那種名詞，叫做積極名詞，例如金屬，譬如這個物件，例如這個金屬，這個是積極名詞了，金屬，何解？因為它是表示有一種東西，有一種東西是金屬做的，所以叫做積極名詞；但是如果我們說非金屬，有一種東西叫做非金屬，那些英文加一個 **non** 什麼，是嗎？加一個 **non** 在前頭的，就表示什麼？不是表示有一種內容，表示 **negative** 的而已，不是金屬，不是金屬是什麼？不知，是嗎？那一類叫做消極名詞。

譬如我現在「善性」，這是一個積極名詞，表示它有一種善的 **character** 的，如果它是「不善性」的，應該是消極名詞，是嗎？不善嘛！不善是這樣，它「無記」又得，「惡」又得，但是這裏不是，佛經裏面這個「不善性」不是消極名詞，所以讀佛經難就難在這些了，它是一個積極名詞來的，這是什麼？這個「不」字即是英文的

anti，譬如我們說皮膚敏感，或者什麼？身痕，或者什麼，叫做 antibacterial 或者 antifungal，表示什麼？表示這種東西可以抗拒另一種東西的，是這樣解的，那個「不」字是這樣解的。

所以這個「不」字，你不要因為它有一個「不」字你就以為它就是消極名詞，其實是積極名詞來的，即是它有一種抗拒那些「善」的東西的，即是「惡性」的，是嗎？佛經裏面的所謂「不善」就是「惡」那樣解，那個「惡」字或者「惡性」，這個直情是積極名詞了。

聽眾：羅公，你剛才講的我有些不明白。

羅公：噯？

聽眾：你剛才講的《八識規矩頌》的那個「性境現量通三性」，「三性」是「善」、「惡」、「無記」？

羅公：是呀！是呀！

聽眾：不是「遍計」、「依他」？

羅公：不是、不是。

聽眾：我初時解，解錯了。

羅公：哦！你解錯了？

聽眾：我當它是「三性」的時候就是這個。

羅公：噯？不是不是，是這個「通三性」。

聽眾：我現在明白了。

羅公：所以同時用那個「性」字，那「三性」又是「三性」，這「三性」又是「三性」，所以我要加一個「性類」兩個字，如果那個就叫做「自性」，這樣就比

較清楚些，但舊時的人好寫文章，好砌四字一句，於是就以辭害意了。

聽眾：籠統些。

羅公：你一讀起上來就花腦筋了。那些作者就你花腦筋是你的事，他要寫文章寫到你不懂他才顯得高級，以前的人是這樣的。

譬如好像以前章太炎寫信那樣，寫一封信搞到你讀不通的，他就說自己了不起了，好像以前章太炎寫封信給你，你要查字典的，有時是查字典都沒有得查。初初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要寫一封信給國文先生，被那個國文先生全部嚇走了，左右我們寫左右是這樣寫的，是嗎？左右啦！他就這樣寫的，左、右，這個才是正字，對呀！沒有錯，看下去是簡字其實這個才是正字。

這個字本來是這樣的，這個字本來自是這樣的，象徵那隻左手，三劃是代表五隻手指，右字是這樣的，右手那五隻手指嘛，古來最初的說文字是這樣寫的，後來漸漸地就變成了這樣了，這邊就變成這樣了，漸漸地那些人就不知何解，為什麼事又加多了這些東西下去，有時這些東西真是無聊的，左、右，這兩個字，某某先生左右，寫這兩個「左」「右」，你就要查字典了，有時查字典都不知道的。

章太炎就是這樣了，這樣你說他想人不懂嗎？那些人是這樣的，它那些名仕就是這樣的了，你不懂是你的事，誰叫你不識？不識你與我通訊做什麼？那些人是這樣的！是嗎？好了，這即是說如果那件東西是「不善」的，就看看它的「心所」有沒有「無慚無愧」兩個「心所」相應，如果有這兩個「心所」與它相應，那個「識」就「不善」了，「既不與善心所相應，亦不與無慚無愧等相應者」，這些就是「無記性」了。

很重要的這「三性」，記住，你們臨死的時候，至緊要就是不要不善心死，不善心死連人都做不到的，最高級都是做鬼而已，地獄、餓鬼、畜生，如果惡一些的就地獄，即是癆怒重的，就多數做鬼，是嗎？狠毒的多數落地獄，如果是臨死的時候「不善心」死的，即是你昏迷之前是「不善心」的，你念多少佛都是假的，佛都無辦法救你的。

你做幾多善事，起了多少間醫院都沒有用，因為你臨死的時候是「不善心」死，你過去世你還做過一些惡業的，先受了那些惡業報，等你受完了再轉出嚟，然後再慢慢享受善報，如果你再轉出來享受善報，到你臨死的時候，臨死的時候又是惡心死的時候，你又是惡道的，死的時候最緊要是善心死，昏迷之前，心是善心的，即是與什麼？與那些有「善心所」相應的，那幾個？「善心所」有幾多個？

第一個「信」，「信」即是你正在念佛，這些之類，「信心所」相應，第二，就與「慚」、「愧」這些「心所」相應，與什麼？「無貪」、「無瞋」、「無癡」這些「心所」相應，與「精進」，「輕安」、「不放逸」「心所」相應，「行捨」，「不害」這十一個「心所」，任何一個「心所」與你相應，這樣，假使你現世，前半世做了很多惡事，你臨死的時候善心死，你沒有辦法落惡道的，你就一定最衰都先做一做人，好就生天的，等你受完人天的果報再慢慢落地獄，再慢慢才做畜牲等，如果你在人天的地方臨死的時候又是善心死，又凍結，地獄、餓鬼又凍結，如果再一世剛剛又是善心死，又凍結，可以做到無期凍結的，這樣。看你有無辦法無期凍結，這樣就怎樣？

兩個辦法，時時修習，時時修習戒、定、慧，還有要有些善友，譬如臨死的時候，有人替你助念，這樣之類，等你的惡念不能起，臨死的時候，這樣那個惡業就凍結的。好了，看看，好了，還有，「前六識」中，「意識」就會作意分別的，「作意」即是整天起念，整日起分別心的，是這樣的「識」來的，所以那個「第六意識」就是自己時時有個什麼？「善心所」、「惡心所」或者「無記心所」一齊起的，所以那個自己就成「三性」了。

但是那個「前五識」是怎樣？是任運起的，「任運」者即是什麼？記住，「任運」自然而然而起的，即是不是要想過才起的，任運兩個字即是英文的 **technically** 或者 **naturally**，任運，任運而生起的「識」，故其屬於何性一定由「意識」所引導，因為「前五識」起的時候一定要有個「意識」與它一齊起，「意識」善就影響到它善，「意識」惡就影響到它惡，「即與前五識俱起之意識」，屬於某一性，則「前五識」為它所引，亦屬於某一個性了。

故此，「第六意識之是善是惡等，是自力的，前五識之善是惡等，是他力的。」這樣就解答了「前六識的性類」問題了，不過這個解答是就凡夫來講的，成了佛就不是這樣了，「以上所言，亦就眾生分上說。」就你是眾生，即是未成佛的那些本分上講的，若轉依後，轉依即是成佛，成了佛之後，「則有漏前六識已斷」了，「有漏前六識」沒有了，全部都是「無漏」的了，「其前六識唯是無漏。」「無漏」就一定是「善」的。這樣就是「前六識」的「性類」我們就明白了。

聽眾：解一解「他力」好嗎？羅公。

羅公：噯？

聽眾：「前五識的善惡，是他力的」，「他力」是什麼？

羅公：他力。

聽眾：「他力」是什麼？是指「意識」的力嗎？

羅公：是，是指「意識」的力，受「意識」影響，

聽眾：受「意識」影響，所以「他力」是指「意識」？

羅公：是、是。所以修行就是修那個「意識」。好了，現在講到丁四了：「前六識相應的心所」。

「前六識」起的時候有哪些「心所」與它一齊起呢？你看看：先講「前五識」，「前五識的心所，舊說就有三十四個，」《成唯識論》那些就有三十四個，有哪三十四個呢？五個徧行，五個徧行，五個別境，五個徧行是什麼？「觸、作意、受、想、思，」五個別境：「欲、勝解、念、定、慧」，五個別境這樣就已經十個了，十一個「善心所」：「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進、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十一個加起前面那十個就廿一個了，煩惱中有「貪、瞋、癡」三個，廿一個加三個，廿四個了，「隨煩惱」中有幾多個？你看看：「惛沉、掉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無慚、無愧。」十個，廿四個加十個，三十四個。

三十四個「心所」與它相應，現在，「今」就指我，我見到它太煩，就「去假存實」，去假，那三十四個「心所」有些是假的，它自己無種子的，有些是實的，它自己有種子的，將實的存起，則「前五識」的「心所」計起來就有什麼？計一計，「徧行」五個一定有，它自己有種子的，「別境」五個有種子的，「善心所」之中，有些有種子的，哪幾個有種子的？「信、精進、慚、愧、無貪、無瞋、無癡、輕安」八個，有種子的，其餘有三個無種子的我撇了它不要，煩惱中有「貪、瞋、癡」三個，

隨煩惱中有「昏沉、掉舉、不信、懈怠、散亂、」與什麼？「不正知、無慚、無愧，」總共七個了。

七個之中前面五個，看括弧，此五、這五個名叫做「大隨煩惱」，「隨煩惱」就總共二十個。其中分為「大隨煩惱」、「中隨煩惱」、「小隨煩惱」。何解叫做大？

此五個，這五個叫「大隨煩惱」，即是凡是「染污心」起，就一定有它起的，即是說有它起，那個心就成染污了，甚麼叫「染污心」？「有覆無記」的心與「惡心」兩種都叫做染污心，「無覆無記」的心與「善心」就叫做什麼？「清淨心」，「無慚、無愧」兩個就叫「中隨煩惱」，就不是凡「染污心」都有它，即是什麼？「不善心」起就一定有它，即是範圍縮窄些了。「有覆無記」起的時候，不需要。「有覆無記」起的時候不一定有它，這樣就總共七個了，是嗎？

總共加起來就二十八個，即是三十四個，「前六識」、「前五識」本來可以多到三十四個起的，一齊起的，我〔就說〕沒有，「前五識」就極其量最多廿八個，最少幾多個？「遍行心所」起的時候最少五個。

「第六識」是怎樣的？「第六意識」就「通與一切心所相應，」什麼「心所」它都可以相應，於是「通與一切心所相應，」合起來就我就列了一個表，看這個表就知道了，「前六識」相應的「心所」，「前五識」總共有幾多個？你數了，剛才我們讀過了，是嗎？

有五個「徧行」，五個「別境」，八個「善心所」，三個「煩惱心所」，七個「隨煩惱心所」，總共二十八個，「第六識」相應的，你看看，比較一下五個「徧

行」，一定有了，那個「編」自改回「徧」字，豈有此理！我親自自己改的，那印刷廠，他不替我改正它。

聽眾：我們對的。

羅公：自己看過都信不過的，都要覆看的，你信不信？那些印刷商。「徧行」，五個了。「別境」呢？一定又是五個的。「善心所」有幾多個？又是八個。

聽眾：八個。

羅公：「煩惱心所」呢？多些多了兩個，多了一個「慢」、「疑」，是嗎？

何解呢？因為「慢」與「疑」一定要有思想起，它才有「慢心」的，才有「疑心」的，「前五識」是不會思想的，不會起分別的，所以就「無慢」、「無疑」，「第六識」就有了，多了兩個了，是嗎？這樣就三十個了，本來是廿八的，多了兩個就變成三十個了。

「隨煩惱」就七個，一樣，「不定」又多兩個，「不定心所」，「睡眠心所」，「惡作心所」，「惡作」記不記得？即是後悔，三十二個了，這樣就減除了「尋」、「伺」兩個，都仍然，因為「尋」與「伺」是「思心所」與「慧心所」混合而已。這樣就繼續看，「又前六識相應」的，有一個「受心所」的，是嗎？「徧行心所」不是有一個「受」嗎？

「由於前六識有間斷，及有轉變故，」「前六識」時時有間斷有轉變的，譬如你的「意識」，忽然間你看看那個小孩子起「意識」的時候，忽然間，他找媽媽，媽媽不睬他，他就哇哇地起了個「苦受」了，哭了，媽媽來到，逗一逗他，給他點東西

吃，他就嘻嘻笑了，就起「樂受」了，就常常轉變的，所以「苦受」、「樂受」與「捨受」，三種「受」一齊起是不行的，「更互而起」，一個起完就第二個起，「更互而起」。「故前六識皆有三受相應，」三個「受心所」與它相應。

即是遇著順境的時候，順情境即是愉快的境界的時候，就起一個「樂」的「受」了，遇著那些「違境」，「違境」即是不悅意，令你不悅的境起的時候，就起「苦受」了，遇著「非順非違」的那種「境」，即是那種什麼？很平淡的境的時候，就起那個「不苦不樂」的「捨受」了。這樣就講完了這個「心所」的相應。

我就設了一個問答給大家看看的：「前五識何故不與其餘心所相應？」何解這麼少只有廿八個呢？答：「煩惱心所中有一個慢與一個疑，」必定要由什麼？「隨念」，什麼叫做「隨念」？記憶、回憶，隨念即是回憶，怎樣會起「慢」？譬如你說這樣，我有錢，你就窮，我起了「慢」，那個慢是一定要起回憶的，你那裏有很多錢？有幾多身家？是不是回憶？你這個傢伙做事只有 4、5 元一小時而已，能賺多少錢？又是要回憶，這樣才能夠起「慢」的，是嗎？不然怎會白白起「慢」？

所以一定要有個「隨念」，是嗎？還有什麼？計度，是嗎？計較一下，你幾多錢的收入？我幾多錢收入來作計較，又要隨時計，計較一下，推度一下。這樣就兩種，這兩種分別心，一種是「隨念分別」，一種是「計度分別」，然後才起的，「前五識」是不會有這種分別的，這兩種是思想來的，沒有的，所以「前五識」不能夠有「慢」與「疑」這兩個「心所」相應的。

-完-